

經部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彭邦經

御製讀尚書有會檃括為言

心傳允在辨危微敷政平章慎萬幾念彼有為兼有守

所其無逸乃無違欽承祖訓惟時乂顧畏民碞敢作威

千古帝王師法具欽時錫極會而歸

御製書無逸篇因題其後

訪落殷憂愼始圖昌言一帙擬三謨爲元后則時天若知小人依所逸無享國明標四迪哲發端深致乜嗚呼詎惟尚父丹書繼信是千秋帝範模

[illegible]

御製讀召誥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予讀召誥之篇求其一言以蔽之者莫若曰曷其奈何弗敬蓋召公因成王始政拳拳致告蔡傳所謂究其歸以諴民為祈天之本而又以敬德為諴民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所謂奈何弗敬者非挈一篇之領要乎夫奈何者一唱三歎之意言有盡而義無窮奈何者更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敬之施於外者也敬勝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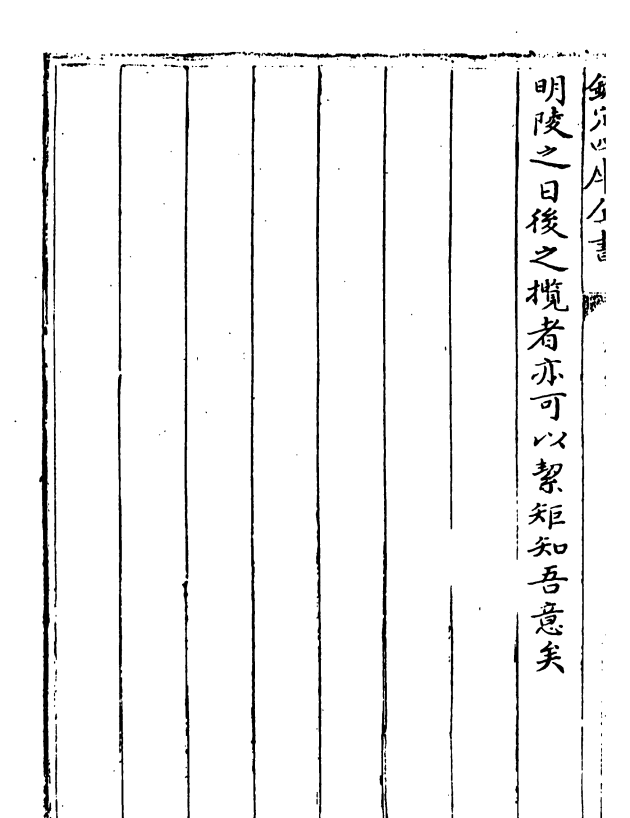
吉義勝欲者從然必敬勝而後能義勝則又敬之存乎內者也內外交養誠實無妄祈天永命其弗基於此乎

茲因謁明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敬為棘且君者

天之子也

天者君之父也父之於子無不亟其愛子之於父當無不亟其敬然及其失父之愛一再失其敬者猶示以警以訓誨之至於訓誨而弗改則父亦弗愛之而已矣嗚

呼可不懼乎可不敬乎歷代遥矣不可屈指數明之事則近可徵也如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應其亡也而天弗亡之正統之北狩應其亡也而天亦弗亡之正德之荒淫失德應其亡也而天尚弗亡之此非慈父之逭其罪而仍有所顧惜乎必至萬歷怠政天啟童騃崇禎有猜忌之失無恢復之能而後亡之讀史而有受命保命之責者可不知懼知敬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讀名諸鮮能知要也茲舉其一言以蔽之者於謂



明陵之日後之攬者亦可以絜矩知吾意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尚書注疏　　書類

目錄

尚書正義序　尚書序

尚書原目　尚書注解傳述人

卷一

虞書堯典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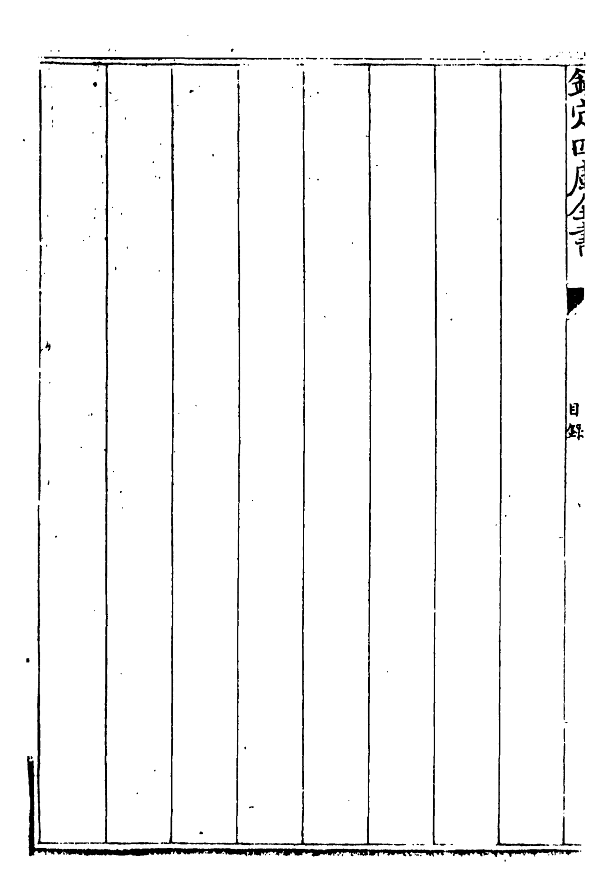
卷十九

臣等謹案尚書注疏十九卷漢孔安國傳唐孔頴達疏漢初惟傳伏生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後安國得壁中書較多於伏生所傳又其字體與漢隸異是為古文永嘉之亂古文中絶晉梅賾乃上古文尚書四十五篇並安國

所作傳識者疑之頴達作正義專主安國翻疑康成等所見古文為偽書何也晁公武謂其因梁費甝疏廣之盖六朝諸家尚書義疏世多不傳惟是書猶存其崖畧云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尚書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幾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勲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

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鑿荊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

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

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静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奬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明勑

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叙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脩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

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正義序考證

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臣召南按此帝紀謂謐所撰之帝王世紀也謐依孔安國說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以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異乎史記

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臣召南按隋唐二志蔡大寶南梁蕭詧司徒撰尚書義疏三十卷巢猗梁國子助教撰尚書百釋三卷尚書

義三卷唐志作義疏十卷費甝梁國子助教撰義疏十卷顧彪隋秘書學士撰疏二十卷劉焯隋太學博士撰義疏三十卷劉炫隋國子助教撰述義二十卷以時世先後為次則巢猗費甝似應敘蔡大寶之前謹共銓敘○銓字疑應作詮

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臣名南按五經正義孔頴達及諸儒於貞觀初奉勑撰至十六年又同諸儒覆審者以博士馬嘉運掎摭其疵至相詆譏太宗詔再

詳定至高宗永徽二年又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攷正之四年三月始頒正義於天下盖兩經詳審而書始定也尚書正義序但敘初撰及第一次詳審人姓名至永徽再加刋定唐書藝文志具列於尚書正義撰人之後太尉長孫无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髙季輔吏部尚書褚遂良中書令柳奭弘文館學士谷那律劉伯莊太學博士賈公彦范義頵齊威太常博士柳士

宣孔志約四門博士趙君贊弘文館直學士薛伯珍國子助教史士弘太學助教鄭祖元周元達四門助教李元植王真儒與王德韶隨德素等共二十三人不書於各經下而書於尚書下葢互文也儒林傳但云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取其尤著者也附錄以備掌故之一則

尚書正義序考證

尚書序

漢孔氏撰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尚書序音義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叙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

疏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

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讖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訖存亡注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屬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音義伏古作虙犧本又作羲亦作戲許皮反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羲古字戲今字氏一號庖犧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即太皡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字也籍書籍也疏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顔氏讀包為

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

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黄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黄帝堯

舜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

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黄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黄帝之閒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愼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蜚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疏仡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為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為據張揖愼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疏仡之紀似自黄帝為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黄帝

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竝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覩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

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音義神農炎帝也姜姓母曰文登以火德王三皇之二也黃帝軒轅也姬姓少典之子母曰附寶以土德王三皇之主也史記云姓公孫名軒轅一號有熊氏墳扶云反大也少皞詩照反昊胡老反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陽一曰玄囂己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音專頊許玉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

帝嚳也姬姓嚳口毒反母名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正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多與孔不同並見發題疏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稱便不為義例顏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然陰風感而

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皐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為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為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為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適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

而上則五帝當五典為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為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外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録定孔君以為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在後追録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又云五帝座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輙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犧之道無改作則已上修舊者衆豈皆為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黄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為之説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寳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

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為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厠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為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為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為皇少昊為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

少昊即黄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黄帝孫昌意子帝嚳
高辛氏為黄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為帝嚳子舜
為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黄帝為首者
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為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
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
皆出黄帝故不得不先說黄帝因此謬為五帝耳亦
由繫辭以黄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君
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黄帝依
次以為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又
沒黄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
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為五帝然皇帝
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别其美名耳太
昊為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
軒轅之稱黄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為炎
帝不怪炎帝為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
轅同以燧人為皇其五帝自黄帝至堯而止知帝不

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皇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代
而已其言與詩之為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
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為何人
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

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音義

夏禹天下號也以
金德王三王之最
先商湯天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
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也誥故
報反告也示也與烏報
反深也揆葵癸反度也

疏

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
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
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
說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
雅正辭誥有深奥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
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為世教
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
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

之內而外史倫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述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厠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即為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與義其歸一揆即為典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與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為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

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即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為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為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為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音義索所白反下同求也徐音素本或作素疏正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己意且為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為首引言為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

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為捜索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為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為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為總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

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别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别言九州所有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之遺書也

音義 左史史官在左倚於綺反劉琴綺反相息亮反

倚相楚靈王時史官

疏 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為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為名或别有此左史乎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為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

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總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音義刪色姦反

疏正義曰既結中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為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

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為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滅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微妙與無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為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為無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為文之便不為義例孔子之脩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為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為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為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非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

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音義斷丁亂反詁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

翦洛淺反撮七活反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

疏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為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外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

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為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為就篇代之内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網之索舉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帝嚳以上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臯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莱張霸偽造尚書百兩

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黄帝𤣥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黄帝𤣥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録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别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録成一法後代因之耳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音義恢苦回反大也坦土但反

疏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總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

千之徒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音義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國自號始皇帝焚詩書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坑苦庚反難乃旦反解音蟹疏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為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隷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

名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為魏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

得聞音義校户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為校聞尺善反大也明也濟子禮反郡名也伏生名勝過古卧反後同傳直專反下傳之子孫同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也

疏正義曰將言可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

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内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内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鼂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為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為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内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

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
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
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泰誓
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
安十四年黄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
内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
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
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
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
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
武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
為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
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
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
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此先有張霸之徒偽
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

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録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為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書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埒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

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説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為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説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為書之初耳若易歴三世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為義不異禮以唐虞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為然是為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為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音義共音恭亦作龔又作恭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字林作敷云公壞反毀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字又音倫科苦禾反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疏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謚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裒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

屋壁此亦屋壁内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内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内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可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

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音義隸音厲謂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合舊音閤又如字下同臯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遙本又作繇盤

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即今所
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其餘錯亂摩滅謂虞
書汩作九共九篇槀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
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
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
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
亳姑凡四十二篇亡上時掌反

疏 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
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
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
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
之科斗故曰科斗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
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
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
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
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

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内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爲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絶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

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内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慕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内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内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絶以此

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為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加序一篇為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

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共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音義為于偽反覃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採本又作采摭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暢丑亮反

疏正義曰安國時

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為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為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為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捃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為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為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中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

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為言多須詁訓而孔君為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音義為于偽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冠工亂反巫蠱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無蠱音古貽以

之反遺也 疏 正義曰孔君既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為序不是總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為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為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已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

敘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總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為魅令人蠱惑夭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已不為此以江充故為陷已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釋長安因與鬬不勝而出走奔湖遂自殺此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已道以已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已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覩此言知已

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尚書序

尚書序考證

古者伏犠氏之王天下也疏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臣召南按漢人注經大有功於聖籍其過則在執緯以誣經唐人疏經亦大有功於前賢其過則在屈經以從注若此疏原本張衡力闢邪說可謂懸諸日月而不刋者矣夫安國當孝武時未嘗有緯况可誣緯為孔子所作乎穎達

於此序毅然呵之乃其疏毛詩疏禮記又曲護康成箋注凡所引緯必巧為附會以伸其說是何意也宋歐陽修嘗言孔疏所載既博所擇不精欲刪讖緯之文然後經義純一無雜至言哉

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王應麟曰前言謂臯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黄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冕東面而受於師尚父也少皥

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郯子而學也孰謂無書可讀哉

疏按周禮外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臣浩按監本作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非也小史但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耳今据周禮改正臣召南按孔疏引周禮外史所掌以証三皇五帝之書可謂確當但周禮祇云三皇五帝之書不云皇名三墳帝名五典也左傳所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亦

無明文孰為三皇之書孰為五帝之書故康成注周禮但引左傳而不實指其名至杜預注左傳但云皆古書名并不略援周禮葢其慎也左傳正義亦出頴達之手先引孔傳此文旁及賈逵馬融康成三說而斷之云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無正驗杜所不信較此疏為尤確矣

述職方以除九丘○劉敞曰虞書有九共九篇應作九丘古文丘作㐀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為共耳孔序曰

述職方以除九丘　按職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

出於周公仲尼未嘗刪述而云除九丘乎

用藏其家書於屋壁疏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

書是安國祖藏之○臣名南按藏書於壁説亦不同

此疏作子襄是孔鮒弟即家語所謂孔騰也漢記尹

敏傳云是孔鮒隋書志云是孔惠陸氏經典釋文亦

然

為隸古定疏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鄭樵曰古

文之别十有三而科斗者特水蟲也古文之體不一漢儒總謂之科斗今之所謂古文者有上古之文科斗之類是也有中古之文史籀大篆是也有隸古之文孔安國以隸存古是也皆謂之古文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朱子曰小序斷不是孔子作又曰是周秦間低手人作金履祥曰方漢初時秦誓且有僞書何況書序之類孫寶侗曰逸書之名亦多不典如左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曰命以

伯禽言衛曰命以康誥言晉曰命以唐誥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孔子所必錄也為書序者不知不列篇名於百篇之內疎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顧炎武曰今攷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篇名蓋未可信

臣名南按書序不知誰作與安國同時而信書序者有司馬遷於夏商周本紀中凡逸篇之名供截

尚書序考證

尚書注疏原目

虞書音義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見存

堯典第一疏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衆篇相次第訓為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為故為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准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為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

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臯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徙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

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内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録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虞書疏

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録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録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别録題皆曰虞夏書以虞

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註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禹夏別題也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為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註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

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内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内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

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逺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

注胥征云胥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胥征云厥篚玄黃
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
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
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
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
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
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
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
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
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
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
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
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
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
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
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

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眛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絶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頤字仲真又

為豫章内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氏傳 傳即注也以傳述為義舊說漢已前稱傳

疏 正義曰以注者多門故云某氏以别衆家或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辨之

舜典第二音義

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云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氏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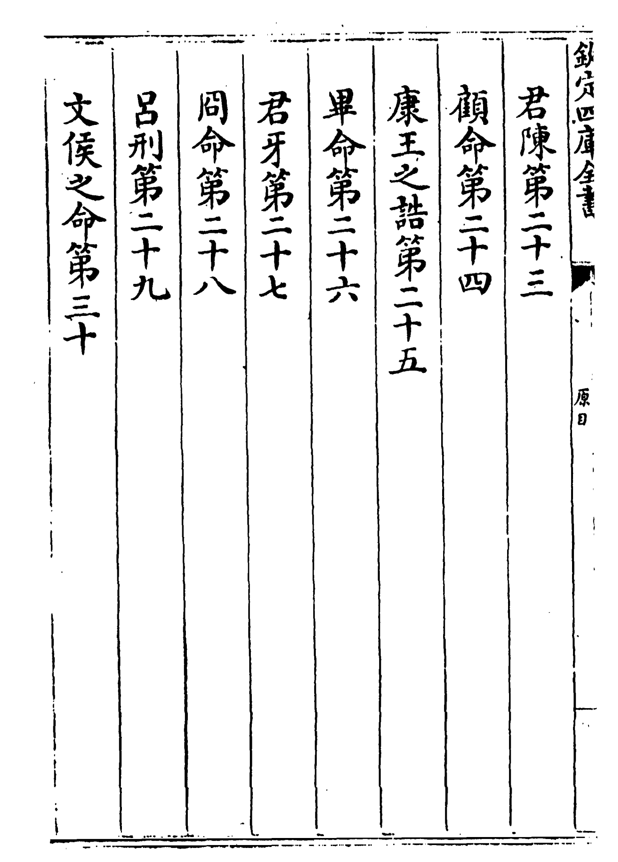
大禹謨第三音義

徐云本虞書總為一卷凡一十二卷今依七志七錄為十卷

夏書

商書音義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周書



費誓第三十一

秦誓第三十二

尚書注疏原目

尚書注疏原目考證

虞書音義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見存○臣浩按此段音義監本刻在堯典第一之下非也堯典祗一篇安得有十六篇乎此總計虞書自堯典舜典至九共九篇凡十六篇耳今改正

堯典第一疏禹貢即全非君言凖之後代不應入書○臣台南按孔疏殊誤左右史分記言動尚書重在紀言此亦論其大致則然在古人原無一定之例也且

疏謂甘誓以下始多言辭右史所書於是乎始斯又誤矣武成金縢不專敘事乎

虞書疏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顧炎武曰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而謂之堯典左傳所引虞書皆謂之夏書周語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二句亦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為虞書者贅矣何則記此書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

後人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

又疏按壁内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顧炎武曰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安國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藝文志又曰經二

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此今文與古文為二也儒林傳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為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然則安國所傳以至孔

傳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元則不見安國傳而為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為二而無可考矣 臣召南按張霸之百兩篇偽古文也而賈馬鄭所解之古文則就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其字句稍異於歐陽夏侯三家故亦稱古文尚書耳然賈馬鄭皆未見古文全經亦並未見孔傳是以注解不同穎達疏詳核矣

又疏姑于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臣召南按邊

字衍文梁柳即皇甫謐姑子外弟也但推詳文義姑子上似脫從字言謐從柳得古文尚書乃作帝王世紀耳

又疏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鄭樵曰古文遭秦而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見自漢武征和二年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歲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自開皇二年至唐天寶三載又百六十餘歲始改古隸而從今文馬端臨曰

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尚書注疏原目考證

尚書注解傳述人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錄

書者本王之號令右史所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為之序及秦禁學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以為孔鮒藏之）漢興欲立尚書無能通者聞濟南伏生（名勝故秦博士）傳之文帝欲徵時年已九十餘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古文尚書云伏生年老不

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漢書云伏生為秦禁書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鄭玄以為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王肅云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伏生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生授同郡兒寬御史大夫寬又從孔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出於寬歐陽氏世傳業至曾孫高作尚書章句為歐陽氏學高孫地餘字長賓侍中少府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歙字正思後漢大司徒歙以上八世

皆為博士濟南林尊字長賓為博士論石渠官至少府太子太傅受尚書於歐陽高以授平當字子思下邑人徙平陵官至丞相封侯子晏亦明經至大司徒及陳翁生梁人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翁生授殷崇琅邪人為博士及龔勝字君賓楚人右扶風當授朱普字公文九江人為博士及鮑宣字子都勃海人官至司隸後漢濟陰曹曾字伯山諫大夫受業於歐陽歙傳其子祉河南尹又陳留陳弇字叔明受業於丁鴻樂安牟長字君高河內太守中散大夫並傳歐陽尚書沛國桓榮字春卿太子太傅太常五更關內侯受尚書於朱普東觀漢記云榮事九江朱文文即普字以授漢明帝遂世相

傳東京最盛漢紀云門生為公卿者甚衆學者慕之以為法榮子郁以書授和帝而官至侍中太常郁子馬復以書授安帝官至太子太傅太尉張生濟南人為博士授夏侯都尉魯人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為昌邑太傅始昌傳族子勝字長公後屬東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説災異又事同郡簡卿卿者兒寛門人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善説禮服受詔撰尚書論語説藝文志夏侯勝尚書章句二十九卷號為大夏侯氏學傳齊人周堪堪字少卿太子少傅光祿勲及魯國孔霸字次孺孔子十三世

孫為博士以書授元帝官至太中大夫關內侯號褒成君霸傳子光字子夏丞相博山侯光又事牟卿堪授魯國牟卿為博士及長安許商字伯長四至九卿善算著五行論商授沛唐林字子高王莽時為九卿及平陵吳章字偉君王莽時博士重泉王吉字少音王莽時為九卿齊炔欽字幼卿王莽時博士後漢北海牟融亦傳大夏侯尚書夏侯建字長卿勝從父兄子為博士議郎太子少傅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為小夏侯氏學傳平陵張山拊字長賓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山拊授同縣李尋

字子長騎都尉及鄭寬中字少君為博士授成帝官至光祿大夫領尚書事關內侯山陽張無故字子儒廣陵太傅信都秦恭字延君城陽內史增師法至百萬言陳留假倉字子驕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寬中授東郡趙玄御史大夫無故授沛唐尊王莽太傅恭授魯馮賓為博士後漢東海王良亦傳小夏侯尚書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

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古文尚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漢景帝程姬之子名餘封於魯謚恭王於壁中得之并禮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二世孫受詩於魯申公官至諫大夫臨淮太守以校伏生所誦為隷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藝文志云多十六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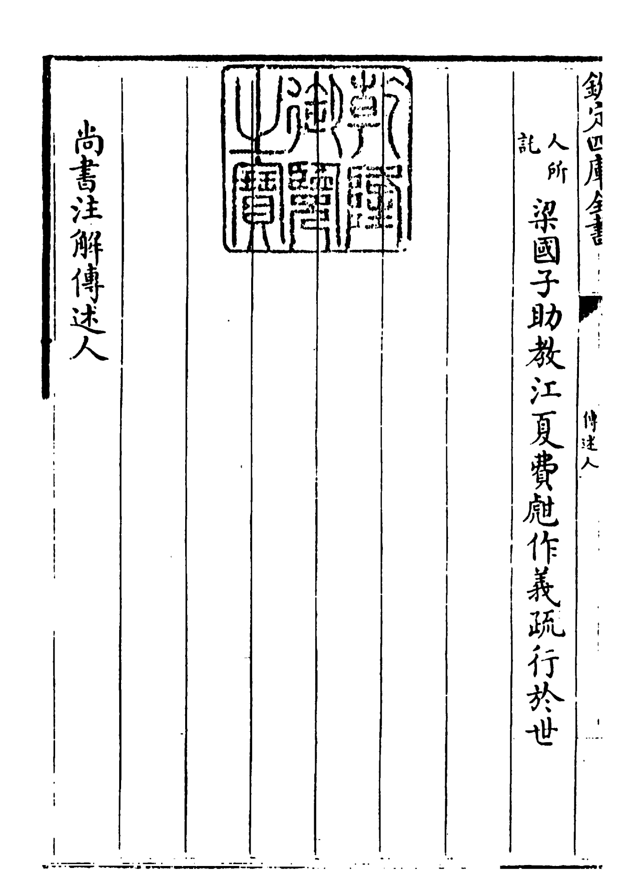
卷五十七篇安國又受詔為古文尚書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之私家安國并作古文論語古文孝經傳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以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藝文志云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名譚亦傳論語庸生授清河胡常字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至部刺史又傳左氏春秋常授虢徐敖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敖授琅邪王璜及平陵塗惲字子真惲授河南乘

歆字君長一本作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惲璜等貴顯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字景伯扶風人左中郎將侍中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案今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

典從舂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孔傳堯典止說帝曰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為堯典故取為舜典學徒遂盛後范甯字武子順陽人東晉豫章太守兼注穀梁變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昬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

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孔安國古文尚書傳十三卷馬融注十一卷字季長鄭玄注九卷王肅注十卷謝沈注十五卷字行思會稽人東晉尚書部郎領著作錄一卷李顒注十卷字長林江夏人東晉本郡太守范甯集解十卷姜道盛集解十卷天水人宋給事中字道盛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為尚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紫溪人不作音後

梁國子助教江夏費甝作義疏行於世人所訖



尚書注解傳述人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注疏卷二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衣文卲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尚書注疏卷一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虞書

堯典

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傳言聖德之遠著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傳遜遁也老使攝遜禪之作堯典音義昔古也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聰于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著張慮反遁本作遯徒遜反退也避也禪時戰反讓也授也疏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

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其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為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

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正於天下而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沖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避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為名故謂之為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逐同天之名以為優劣五帝有為而同天

三皇無為而同天立名以為優劣耳但有為無為亦逐多少以為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為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為義既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勲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為義不為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於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為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為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

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為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武說以其有義皆以為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為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為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案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謚也故馬融亦云謚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謚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謚法故疑之將由謚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為謚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書謚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謚謚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謚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

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傅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為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為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

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為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己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為禪或云汝陟帝位為攝因即直言為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傳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疏正義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

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為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内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大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傳勲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傳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

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

音義 放方往反注同徐云鄭王如字勲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勲堯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勲堯字欽明文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聞音問本亦作問溢音逸

疏 正義曰史將述堯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恒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已身則有此四德具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傳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

稽疑是稽為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巳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徑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己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為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為同訓古為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為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為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為長非篤論也

勲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勲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據其勲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為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為此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為得也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為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

自巳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為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内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為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内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為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效靈是亦格于上下之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傳既巳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時雍傳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音義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黎力兮反疏正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為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傳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為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以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

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為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既已義同故訓既為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

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釋詁以昭為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文以協為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為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

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為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故得睦得明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歷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音義羲和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昊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

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傳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傳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傳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厥民析鳥獸孳尾傳冬寒無事竝入

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音義 嵎音隅馬云嵎海嵎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銕暘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暘谷海嵎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衍字寅徐以真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從也出尺遂反又如字注同平如字馬作苹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字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反馬鄭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遍反下同析星歷反孳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

申命羲叔宅南交傳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平秩南訛敬致傳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

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傳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傳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音義重直用反訛五禾反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傳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傳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

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傳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傳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音義昧武內反冥莫定反餞賤衍反馬云滅也滅猶沒也毨先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傳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帝上

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傳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竝見以正冬之三節厥民隩鳥獸氄毛傳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音義別彼列反下同隩於六反馬云煖也氄如勇反徐又而充反又如充反馬云溫柔貌辟音避耎如兗反本或作濡音儒毳尺銳反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傳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

是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傳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歷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

音義　暨其器反朞居其反下同旬似遵反十日為旬匝子合反釐力之反熙許其反興也

疏　正義曰上言能明俊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歷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為一歲之歷乃依此歷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總為一歲之歷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

内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
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
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
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
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
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
已起不居室内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
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
内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
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
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
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
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已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老
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
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
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

而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閒暇其時之人皆處深隩之室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煖此是羲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羲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羲仲羲叔與和仲和叔一朞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為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歷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羲和能

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傳正義曰楚語云
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
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
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
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為重
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
先羲後和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
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為一事也故呂
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
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為高辛氏火正則高
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
司天黎為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為說也楚世
家云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
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
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復居火正為祝融案昭二

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楚國之祖吳回為重黎以重黎為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束皙譏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不言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為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冑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為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為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為火正鄭荅趙商云先師以来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顓頊以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為後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

項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刑說羲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況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是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為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擾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羲主

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胤征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羲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與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秩宗臯陶為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

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歷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歷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桓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為昊天夏為蒼天故駮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

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當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為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

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政故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為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為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為一觀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為不動也()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為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

以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内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别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内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此為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遥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寅敬也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為導也釋詁

以秩為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為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為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斂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作此春秋而共為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田里各有疆埸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王者以農為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為平秩設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為生計

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時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為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昬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昬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大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

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
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
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
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歷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
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
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
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
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
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
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
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
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
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
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
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為中中正義同故殷為正
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

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為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為孟月日中日永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未中故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

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為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為乳胎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羲叔所掌與羲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則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訛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

夏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昬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前革謂變革故為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為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送行

飲酒謂之餞故餞爲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旣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著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爲中故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畢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爲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

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釋
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
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
也羲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
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
言西以見嵎夷當為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
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
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
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
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竝無此字非摩滅也
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
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
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
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之與
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

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為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為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兆歷象日月姬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為室也物生皆盡野功成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耎氄細毛以自溫焉經言氄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耎毛解之○咨嗟暨與皆釋詁文也匝四時曰朞朞即匝也故王肅云朞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

之際假託為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歷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大之外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

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為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為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其小月雖為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為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為每歲之實餘令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為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為日餘今為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為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

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三日亦為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為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為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釋訓云鬼之為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為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為訓他皆倣此類也績功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之言定歷授事能使衆功皆廣歎其善謂帝嘆羲和之功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傳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

是事者將登用之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

乎傳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音義疇直由反放方往反注同胤引信反馬云嗣也吁況于反徐往付反一音于嚚魚巾反訟才用反馬本作庸好呼報反下注同爭鬬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傳采事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驩兜

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傳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 帝曰吁靜

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

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

音義　予音餘又羊汝反釆七在反馬云官也復扶又反雎呼端反兜丁侯反共音恭注同僝仕簡反徐音撰馬云具也於音烏稱尺證反滔土刀反漫末旦反下同又末寒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很恨懇反

帝曰咨四岳傳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湯洪水方割傳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傳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傳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

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僉曰於鯀哉傳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傳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傳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帝曰往欽哉傳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傳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音義湯音傷洪

户工反浩胡老反滌大歷反上時掌反俾必爾反僉七廉反又七劒反於音烏鯀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遥反咈扶弗反忿戾也方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圮皮美反戾力計反异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已也

疏正義曰史又叙堯事堯任義和衆功已廣及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

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為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為山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戾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為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勑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傳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故為用也馬融以義和為卿官堯之末

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帝就羲和求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羲氏和氏孔以羲和掌天地之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羲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羲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葢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即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録不當帝意乃始録之為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葢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歴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

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故不言耳以放齊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為名為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此是為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是國自然子為爵朱為名也馬融鄭玄以為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為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為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是言不忠信為嚚也其人心既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猶嚚訟以為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似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雖兆為舉其

工以為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為凶人者胤子雖有嚚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為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共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於即嗚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辭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為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僝然見之狀故為見歎共工

能方方欲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以為已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已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漫之名漫必漫其上故滔為漫也共工險偽之人自為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求洪水為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

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愆釁自生為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其事為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為羲和皆死孔以為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

湯湯波動之狀故為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割為割故割
為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謂其偏害四方也蕩蕩廣平
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
為水漂流無所復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
懷為包也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
為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
又復遶山上陵故為盛大之勢總言浩浩盛大若漫天
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
漫天也俾使又治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
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四岳為朝臣之首故
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四岳對而云皆
曰乃衆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自上以來三
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
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為戾也圮毀
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
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

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佷戾違衆用
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
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
之事為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異聲近已故
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停住之意故為退也傳解鯀非帝
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佷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
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
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鯀
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子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
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
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佷戾何故使之治
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
民其咨亦當屢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顒
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
望以供一切之求耳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
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

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大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為三載即知七十載者此數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既無功早因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顧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

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興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主以為舜之怨慕由已之私鯀之治水乃為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傳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汝能庸命巽朕位傳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岳曰否德忝帝位傳否不忝辱也辭不堪曰明明揚側陋傳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

陋者廣求賢也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傳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已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帝曰俞予聞如何傳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傳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

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帝曰我其試哉傳言
欲試舜觀其行迹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傳女妻刑法
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
國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傳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
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
虞氏帝曰欽哉傳歎舜能脩已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
者大矣音義朕直錦反馬云我也巽音遜馬云讓也否方久反不也又音鄙忝他簟反辱也肖音
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錫星歷反鰥故頑反虞舜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

臣錄之臣子為諱故變名言諡俞羊朱反行下孟反下其行同瞽音古傲五報反瞍素后反稱尺證反又如字諧戶皆反烝之丞反姦古顏反女于之女而據反妻千計反嬀居危反汭如銳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嬪毗人反

疏正義曰帝以鯀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言已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

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為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名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傳正義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為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巽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績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已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已所能故求人代已令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

消大災成堯美也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已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為長故讓位於四岳也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已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為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為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為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陋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

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啟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師衆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即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為之

說耳虞氏舜名者舜之為虞猶禹之為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為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為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耻已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耻已不若故不早舉舜實聖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為衆臣為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

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為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偏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名取禪之而訪四岳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畧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眂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别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為瞽瞍詩云矇瞍奏公是瞍為瞽類大禹謨云祗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為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病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

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僖三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為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竝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諧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嚚昏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為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罹刑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為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

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並驗終令督亦允若象封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言欲試舜者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説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玄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此言試我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巳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為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于時者總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為妻鄭不言

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為婦釐降謂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為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媯汭為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為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為舜居媯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二

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欽哉歎能脩已行敬以安民也能脩已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脩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尚書注疏卷一

尚書注疏卷一考證

虞書○臣名南按監本以虞書堯典為卷第二於義難通孔安國序及孔頴達序雖應在正文前而編稱卷一乃稱堯典為卷二甚非尊經之義今刋正

堯典序○臣浩按舊本書序與經文並列提行亦非所以尊聖經也今與詩序一例並下聖經一字

疏此序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臣名南按以書序為孔子作始於班固藝文志其說

原本劉歆其後馬鄭諸儒遂斷謂作自孔子至孔安國則明曰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不云序是孔子作也東漢崇尚讖緯諸儒執緯以解經當孔安國時安知所謂緯文耶疏謂孔義或然是誣安國也

又疏旣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胡安國曰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固二帝之名也顧炎武曰堯舜禹皆名也

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攷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至舜與其臣言則曰帝五子之歌則曰皇祖不敢名其君也湯則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

又疏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為三王之名同於鄭元矣

○臣召南按以放勳等為堯舜禹名實不始於康成注中候也史記本紀已云帝堯者放勳帝舜名曰重

華夏禹名曰文命矣蘇軾曰以類求之則臯陶為名允廸乎可謂快論

以親九族傳以睦高祖元孫之親○顧炎武曰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孔傳之說百世不可易者也爾雅謂於内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孔氏春秋桓公六年正義謂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不知高祖之兄弟與元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何必

帝堯之世高祖元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臣名南按孔傳解克明俊德不據大學而據中庸九經尊賢在親親之前葢因古文峻德作俊德故以俊乂俊民顙俊宅俊解之至其解九族即據服制可謂至確孔穎達正義亦疏解甚明獨怪杜預注左傳於襄十二年曰同族謂高祖以下與孔傳固暗合也乃桓六年注則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

姑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屬外親何其前後不符哉尚書及春秋正義並出頴達一人之手於此文旣暢言高祖元孫之親於桓六年疏又謂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則又何其彼此矛盾也

平章百姓傳百姓百官○蘇軾曰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孫其得姓者葢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

疏皆有禮儀照然而明顯矣○臣浩按後文百姓宜

明禮義此文亦應作皆有禮義儀字誤也昭然監本
訛照然从舊本改
歷象日月星辰○梅文鼎曰歷法世久而愈密要其大
法則定於唐虞之時治歷之具有三歷者筭數也象
者圖也渾象也璿璣玉衡測驗之器也夫歷之最難
知者有二曰里差曰歲差堯典爲中星以紀之鳥火
虛昴此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分宅嵎夷南交昧谷
朔方以候日景此萬世求里差之定法也

宅嵎夷音義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銕○臣台南按今本史記作居郁夷是唐初陸氏所見本不同也

以殷仲春傳以正仲春之氣節○臣台南按孔叢子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即堯典此文可知唐虞並以建寅為正而夏后氏遵之曰日中則月令所謂日夜分豳風所謂四之日也以日中為仲春則自以立春為孟春歲首矣周人以子為正改時改月而獨於分至啟閉節氣之名必不能改左傳之記春正

月朔日南至是也堯典舉四仲而必曰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所謂萬世之典常也歟

宅南交傳南交言夏與春交○劉敞曰傳非也冬與秋交秋與夏交春與冬交何不曰西交北交東交乎四宅皆指地言不當至於夏獨以氣言也本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耳 臣照按今滇省有交水疑即其地既曰宅則交必地名不當以夏與春交為解惟是斷為脫兩字欲改作宅南曰交趾則又似太

鑿矣

敬致傳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林之竒曰周官冬夏致日左氏曰日官居卿以底日則敬致者敬致日之謂也若如孔傳何獨於南方言之

宵中傳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孫覺曰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宵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蘇軾曰有讀曰又古又有通

臣浩按此釋文音所不及然則春秋所書之十有幾

年十有幾月皆可讀曰又也

疏勾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名官監本訛為官据古本改正

又疏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臣召南按所引書傳乃書緯考靈耀之文禮記月令疏亦引之而字句微異彼疏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

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此疏種穀穀字似應作稷

又疏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遥統領之○臣照按疏解宅字是也但謂遥統領之竟不一至嵎夷之地何以云宅宅者測候日晷之所也蘇軾曰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厯可起故使往驗于四極非常宅也朱子曰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兩説得之

又疏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漸監本譌暫今改

正

又疏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臣台南按中星惟取午位正南斷無三次並見之理孔傳以七星畢見為説既不可通孔疏曲解以仲春日在奎婁初昏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云云是堯典四仲昏中之星皆指巳位不在正南矣諸儒不悟歲差執周秦間之月令以求堯典宜乎

不合不知堯時春分日在昴不在奎婁也夏至日在七星不在東井也秋分日在房不在角亢也冬至日在虛不在南斗也又按孔疏于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似脫正義一段堯時冬至日躔所在歷家多以意說宋何承天隋袁充皆謂日在須女十度已為近之唐一行直謂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得其解矣

帝曰咨四岳傳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臣浩按傳非

是朱子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於四人又如咨二十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四岳是一人曰明明揚側陋傳故明明舉明人在側陋者○臣呂南按傳作一氣順解於理亦通但中脱揚字雖孔疏曲為之説終覺未協史記五帝本紀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則經義界顯矣

尚書注疏卷一考證